

現代

第五卷

現代

第四卷(下) 合訂本

上海書店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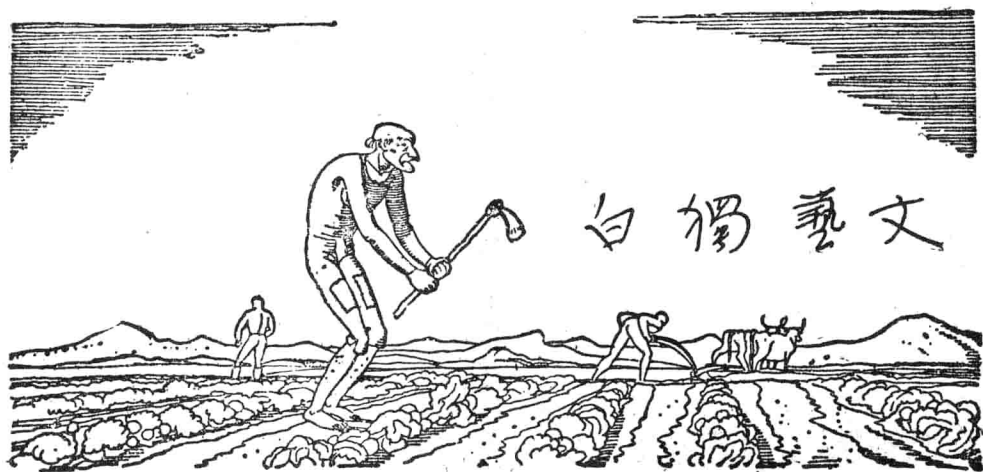
現代

第四卷・第四期・二月號

VoL IV

Numéro IV

Les Contemporains



批評與作家

侍 桁

論批評的文章最近祇我所看到的就不下十篇，都是說批評應當怎樣寫，或是批評者應該持有怎樣的態度，我卻很少看見人們講到那被批評的作家對於批評應當怎樣的，然而這在目前，我覺得倒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個作家大體都是希望批評而同時又在厭惡批評的，希望的是所謂公正的是使得作家相當地首肯的批評，厭惡的是那不公正的完全和作家的意思相背反的批評；但事實上，批評家和作家很少能站在同一的立場或同一的觀點上，所以批評家的話不能使作家滿意的倒占多半。

可是批評家也和作家一樣地不是專為某個人或某些人而也是為着廣大的讀者寫作的，他的批評正確與否是和被批評的作家的滿意與否毫無關係的。法郎士稱批評為『靈魂的冒險』，話雖有味，但並不怎樣正確，因為他太把作家看為批評的主要的對象了。

我們首先應當認清的是，批評和創作並沒有很大的差

別，批評也同樣是創作之一。正如沒有創作能爲一切的人所歡迎，也沒有批評可以使一切的人和他同意；批評者誠懇地說了他自己所要說的話，那就算盡了他的義務。

他雖批評，同時他也是處在被批評的地位，因爲他的工作，自有廣大的讀者來估定他的價值，這正和創作家的創作在社會上所獲得的聲譽如何也是一樣的。如果雖名爲批評家，而實際上是一個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兇惡的像貌大家看久了自然會起反感的，作家對他儘可不必發生恐怖。從這一點講起來，批評和被批評的作品是處在互相競爭的地位的，作品的本身的價值有時可以淘汰了那批評，而堅實的批評有時也可以壓倒了一部不良的作品。

所以創作家對於批評處在一種超然的地位是有益的，觀者叫好也吧，惡罵也吧，他還是應當同樣地創作下去。但這卻不是說，一切的創作家對於理論都該取漠不關心的態度，反之，最好的創作家是應該和批評家一樣地要專心在理論上下功夫，祇要不因爲理論而妨害了他的創作，當他從現實中捉到了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儘可暫時把一切的理論丟開。

我曾看見許多青年作家因爲創作和理論的不調和，或是預感到將遭遇的批評的兇惡而在苦惱着，甚至因此不敢下筆，這是有害的事。一個在初學期中的青年作家，更有着充份的理由，不必多顧慮到理論家所將要講到的話。

但作家養成一種寬大的，對於善意的批評盡可能地接受的氣量，是必要的，一看見批評就發生敵意，甚至反口便罵，那他的創作前途是頗爲危險的。然而如果作家遇到的是謾罵和侮辱呢？那……那也不必生氣，更不要作答，因爲你若回答了這一次，你就會再受到第二次的侮辱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

文人的生活苦

森堡

在這給不景氣的暴風雨繼續地狂吹亂打了好幾年的現社會，除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坐在安樂椅中的特殊階級以外，可以說，大部分的民衆都是正在水深火熱的生活地獄中掙扎着的。

不是特殊階級，而且古往今來就時常以「多窮」著名

的文人，自然也決不能夠有什麼例外，而可以不去味嘗那生活的苦味之杯。

『三句不離本行』，就讓我來談談文人的生活苦吧。

我沒有特別到過西洋去吃過牛油麵包，也沒有特別到法國，美國去買過博士，碩士的銜頭，因此，關於歐，美的文人的生活情形，嚴格地說來，是：不懂。我不能夠強不知以爲知，所以無從談起。

但，關於日本的文人生活狀況，我卻稍爲曉得一些；雖然我並不是個『日本通』。

據我所知，在日本，從文壇的老大家們，直到一般新進的青年作家，在生活上都很感到不安，貧困……而且，文士生活的不景氣的情況也如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生活問題一般，漸漸地引起了社會一般的注意。關於討論文士生活問題的文章，時常可以在新聞，雜誌——尤其是文藝雜誌——上看到，甚至有些雜誌還特闢篇幅，廣泛地徵求，披露一般文士對於目前的生活問題的見解。

至於在我們貴國呢？——

這一點的，則有貧困致死的彭家煌。

近一點的，則有因迫於生活而投江自殺的朱湘（雖然朱湘的死因，據較跟他接近的人們的意見，都以為決不是那麼簡單；但，生活的重壓，也毫無疑義地是一個很重要的緣由，我想。）

最近，復有初則貧病交迫，終於死而無以為葬的韓起。

像上述所舉的幾個事實，不過是目前中國文人的生活苦的『特寫』而已；除開這些『特寫』之外，還該有多少慘淡的『畫面』，那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吧。

在十二月號的現代的『文藝獨白』欄中，蘇汶先生有一篇『文人在上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裏頭曾有如下的幾句話：

『文人在上海，上海社會的支持生活的困難自然不得不影響到文人，於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種人一樣，要錢。再一層，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業，（也許應該說『正業』）不但教授沒份，甚至再起碼的事情都不容易找，於是在上海的文人更急迫的要錢。』

是的，上海（應該說是中國吧）的文人誠然要錢，而

且，我也跟蘇汶先生一樣地，「並不覺得這是可恥的事情」；但，我以為：這裏所謂『要錢』，應該就是上海（中國）文人的生活苦的表现和說明，這跟一般人說的軍閥，官僚等『要錢』的意思是絕對沒有相同之點的。

文人的生活苦已然達到了這樣嚴重的程度，那末，一般文人是怎樣去應付，克服這目前的困難的呢？照現在的情形看來，祇能走下面的幾條路：

第一，就是死（不管是無意的『貧病致死』，或是有意的『貧困自殺』），如彭家煌，朱湘等等。

第二，再借蘇汶先生的一句話，就是『出賣靈魂』。不過，要稍為加以說明的，就是，蘇汶先生在前舉一文中所用的『出賣靈魂』一語，似乎是僅指『對新書市場所要求的低級趣味妥協，投降』，或『被卑劣的 Journalism 所影響』，而不能忠於『自己的職業』這事情而說的；但，我所說的『出賣靈魂』，我以為多見多聞的讀者自然會知道，其含義是要比較更廣泛一點的。

但，除開上述的兩條路之外，也還有另外一條路。

記得日本的某文藝雜誌所披露的許多文藝家對於生活

苦的意見當中，曾經有一兩個文士（其中一個好像是秋田雨雀）發表過一些比較特別的見解。大意是說，雖然在不景氣的社會環境當中，在生活上的確受到了不小的影響；但，若把自己的目前的生活跟一般正在飢餓線上打滾的勞働者們或是失業者們的景況比較起來，又覺得還屬優裕，並沒有訴苦的資格。

因此，所謂第三條路，我以為，就是指那些不把自己跟一般大眾分離開來，反之，卻無時無刻不使自己成為大眾中間的一員之文人所走的路而言。因為自己是大眾中的一員，所以才能夠明確地認清，估定所謂生活苦的真相，才能跟大眾一同去解決問題。

然而，走這條路的，在聰明人看來，實在不免有點僥，而恰巧文人當中又大部分都是些聰穎過人的才子，所以，走這條『僥路』的，自然而然也就不多。

雖然走的並不多；但，其為一條路，卻是無疑的。徬徨於三叉路口的文士們嚟，是選定和決定我們所走的路的時辰了。

盧那卡爾斯基的蓋棺試論

黎君亮

盧那卡爾斯基於月前死去了，這個惡耗，難免不是一般社會主義藝術運動者中間的重大損失。他的學說在近年來影響中國知識界是何等的廣泛，對於社會主義所下的功勞是何等深刻！

在純客觀的論點上看，盧那卡爾斯基是一位藝術的一元論者。無論他的那一篇批評文字裏，可以看到他這一貫的精神；這個矢忠於主義的精神，在他個人本身是值得讚慕的。但他目前的死，不能不說是他的工程半廢。他的理論的「深」與「博」以及「普遍」都做到了，但是還不會完成；這原因，恐怕是社會主義的本身沒有得到完成的緣故。

我們不知道他近一兩年來有什麼新的理論著作出現沒有。單在他的幾種短篇論文集（大半可見於藝術科學社的版本）上看，他祇是一個發言者，一個論文家；他闡明了許多片面的真理。但是他沒做到的工夫，就是他的美學上

的「Theory」還付缺如。這個原因，一則恐怕是他死的太早，二則是他的那種治學的方法，論著的格式，恐怕未必有什麼真正驚人的有系統的著作。

我們覺得他的論證是翻造的，是歸納的而不是「比較的」。這個毛病，大都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論說家共同的毛病。他們要「奧弗亥變」，那麼舊有制度的學術思想，祇能由他們選擇，不能較量。因為祇選擇的結果，每每選不出一個真正合式於社會主義的作家；而揚棄的部份，（如他們所指斥的易卜生，屠格涅甫，安特列夫等）中間卻有些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珠玉存在着的。還有的是矛盾；例如他（盧氏）以社會主義的眼光來讚美托爾斯泰，而托氏在思想上是唯心的，在藝術上卻純粹是舊式美學的實驗者（安娜卡林娜和加志夏便是例子）。

近來看了他的一篇短論「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風格問題」（見文學月刊一卷六號），覺得他的辭鋒非常鈍，所具的題意也不會解釋透澈。純粹的寫實主義（即所謂資產階級的寫實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分別，理由祇是前者對於實際表現親暱的態度，後者卻得表現一種革



像畫氏盧

命的態度——即所謂用三稜鏡去看到的實際。他把露俄，福羅貝爾歸到前一種寫實主義，盧騷與席勒歸做前一種的羅曼主義。

無疑，這完全是違悖歷史性的一種論證。試問，如果叫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者描寫「馬丹波娃利」是不是一定要把它「波娃利」寫成一個讀過馬克斯的資本論的女子？而實際，波娃利僅祇有讀時髦小說的程度而已。再問，如果叫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者描寫琴瓦爾琴（露俄的 *Les Misérables* 中的男主角）的時候，是不是要將他寫成一個共產主義的信徒？而實際，琴瓦爾琴祇是一個囚徒，受了教士的感化，由奪鬪成功的慈善家和革命讚助者而已。

由這一點，社會主義的藝術理論家是過於「揚棄」一

切，真的不免於武斷。他的毛病在不以事論理，祇是以理論人，這種三稜鏡的看法，正如以劉老老的精神看大觀園（姑這麼比喻）似的，說得透切一點，猶如以孔夫子的「割不正不食」的信條去判別君子與小人似的。

盧那卡爾斯基完全沒有把「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風格」是什麼明白的指證出來。以鄙意看，他在三稜鏡裏所看的祇是一個「假像」，祇是一個法朗士所謂的「以猿猴的腦子，……蜻蜓的眼睛」所看的世界而已。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者的腦子和舊有的寫實主義者的腦子——究竟有多少差別，我是已經很難決定了。

我並不反對社會主義，但對於盧氏的百科全書式的理解很難得到共鳴。但他的死，是重大的損失，否則他的這些不成熟在將來大約是可免除的。但他畢竟中途死了！

十、一〇。

憂鬱解剖學

葉靈鳳

在葉子黃了的栗樹林裏的一條小徑上，他們兩人緩緩的走着。

晴朗的十月深秋的下午，太陽帶着春一樣的撫愛的溫暖，照在葉子黃了的栗樹枝上，照在栗樹林裏的這條小徑上，照在栗樹林裏這條小徑上走着的他們兩人的身上。

望着倒射在地上的幻着紫色的自己的影子，她低低的問了：

「你爲什麼又突然的想到要來看我呢？」

「我爲什麼不能來看你呢？」

停住腳，他也這樣的反問了。

「這正是要問你的。四年悠長的日月，你不曾來看過

我一次，爲什麼今天又突然的想到要來看我了？」

「你恨我嗎？」

「要恨你，也不會再任你今天和我見面了。不過，不來看我不是更好嗎？已經四年不見了，你爲什麼今天又來了呢？」

「你以爲四年不見，便會忘記你嗎？」

「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可是，來了又怎樣呢？」

聽了這話，他側過頭來望望她的眼睛。沉默了一刻，走了幾步，才說：

「你以爲這四年之中，我一定是很幸福的吧？」

她幽幽的嘆了一口氣，眼睛望了天上說：

「不要儘是講這類的話罷。你不幸，難道我……」沒有說完，望着天上的眼睛就突然的低了下來。

「靜，勇敢一點，」他連忙這樣的說，「不許哭。你看，這鬱金香開得多麼可愛！」

說着，指着路旁樹脚下的一畦鬱金香。

在葉子黃了的栗樹脚下，一畦猩紅色的鬱金香在青色的莖上正像火一樣的在燃燒着。

她淒涼的笑了：

「你看，我就是這樣的無用。假如也有像你那樣的性格，我或者不會到今天這樣的。」

「有我那樣的性格便怎樣？」

「假如有你那樣的性格，在你結婚的第二天，我或者也會和旁人結婚的。」

「那麼，」他說，「假如這樣，人家或者不會像今天這樣的說我是個薄情的男子了，我在今天或者也不能和你這樣見面了。」

「你希望我結婚嗎？」她問。

「在四年前，我能回答你這樣的話，」望了殘留在栗樹葉子上的金色的陽光，他這樣爽直的回答，「可是，到今天，我早已失掉回答這話的資格了。」

說了，他望着她的眼睛。

「是的，」她說，她也望着他的眼睛，「你的話對的。不過，這就是我要問你的：你既然知道這樣，為什麼到今天又來看我呢？」

「你為什麼儘是要這樣追問我呢？」他說，將眼睛低下來：「即是在上帝的面前，浪子也可以回頭！」

一層霧一樣的模糊的感覺浮上了他的眼睛，他將低着的眼睛更轉向左邊去。

見着他的這種情狀，她連忙將左臂套進他的右手臂彎裏，側了頭很親暱的說：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在路上走過的，是嗎？」

淡薄的帶着涼意的秋風，穿過了將近黃昏的陽光，在公園裏這條栗樹林裏的小徑上，開始輕輕的吹着。

x

x

x

這是不可解釋的一個神秘：溫靜的，沉默的，始終帶着中世紀聖處女那麼一種蒼白情調的她，卻被像他這樣一個現代都市的，雷門諾伐羅風的男子所熱戀着，雖然在四年前他曾毫不考慮的和另一個女子結了婚，可是當旁人在

她面前提到他的薄情的時候，她卻說：

「你們不了解他的。我並不要他和我結婚。」

可是，當她從每天的新聞紙上，逐漸證實了被當作話題的顧君逸先生和秦秀珠小姐的結婚期是不遠了的時候，在一個嚴冬的晚上，她便被白色的病車用着緊急的鈴聲載進了海格路的紅十字會醫院。

是突然襲來的傷寒症，再來着潛伏了已久的肺結核。

在病榻上，計算着那結婚期到了的一天，她托人買了一盒精緻的朱古律糖作為禮物送去，祇希望他有空來看她一下。

過了三天，挾着新婚的夫人，帶了放在長長的金色盒子裏的山茶花，他凱旋一樣的到紅十字會醫院來了。他若無其事的將她和他的夫人介紹：

「這是吳靜嫻小姐。」

「這是秦秀珠小姐。」

知道他和他過去歷史的新婚的夫人，加倍的用着羅馬人的驕傲，在這位已經不成爲敵人的敵人的面前，誇耀着自己的捕獲物。

燃燒在一旁看護着的吳靜嫻母親心中的是怎樣的一種憤怒！

在這一對新婚夫婦才走出房門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狠狠的說：

「這麼沒有良心的人，下次還是請 要來看我的女兒的好。」

可是，仰看了白色的石膏的天花板，女兒卻仍是那麼沉靜的自信着：

「你們不了解他的。我並不要他和我結婚。」

在顧君逸夫婦從日本東京作完了兩個月的新婚旅行，回到上海來的時候，吳靜嫻小姐才帶着一個輕了十磅的身體，一顆重了一千磅的心，回到岑寂的自己的家裏。

有人問着顧君逸：

「你不是愛着吳靜嫻嗎？爲什麼突然的和秦秀珠結婚了呢？」

他卻淡淡的回答：

「因爲她的性格和我的不同，她不是一個可以成爲我這樣人的妻子的女性。更大的原因，因爲我愛她，所以我

不願和她結婚。我要將她當作我的最後的安慰。」

在紫色的霧圍裏，顧君逸度着一個交際家的水一樣流動着的生活；在灰色的岑寂裏，吳靜嫻度着鉛一樣沉重的生活。

望着年歲逐漸大了起來的，始終在孤獨裏過活的自己的女兒，母親是一面憤恨着顧君逸的薄情，一回又埋怨女兒的痴情。

可是，女兒始終在自信的期待着。雖然過着難言的寂靜的生活，她卻並不絕望。因為她深信祇有她知道，在那一顆流動的都市的心裏，卻隱藏着一種中世紀的不滅的深情。幾時從花一樣的世俗的繁華中厭倦了的時候，就是她可以永遠的把握着他的時候。

她這樣自信着，她這樣自信的期待着。

終於，在這春一樣暖人的秋天的一個早上，她收到了四年以來不曾再見過一面的他的來信：

「以為我忘記了你吧？沒有的。四年結婚的生活，使我更深深的記住了溫靜的你。因了一點小小的原故，她和我很平靜的走開了。想要見見你，請給我一個最近的機

會。雖然知道你多少總有一點恨我，可是同時也知道你總仍是一樣的信任着我的。」

在曬着溫暖的陽光的栗樹林裏，靜靜的期待着他來的時候，他仍用着那期待了四年的忍耐的心，等候着他的重來，也準備着他的再去。

x

x

x

從公園裏出來，踏着悄靜的黃昏的街道，將她的手彎在他的手臂裏，望了閃在街心的薄暗的燈光，她說：

「不是嗎，我們從來沒有在路上這樣走過的。」

他默默的點點頭。過了一刻，才說：

「沒有做過的事情多着哩，你現在預備要一一的都做起來嗎？」

她搖搖頭：

「在我們之間，我是一顆靜止的恆星，在天軌裏可以自由奔馳着的是你而不是我。」

「今天出來，你母親知道嗎？」他突然想起的問。

「我對她說去看一個朋友的沒有說是看你。」

「還是不說的好。知道我又來看你，你母親更要為她

的女兒擔憂的。可以遲一點回去了，我們到附近的一家餐館裏去晚飯罷。可以嗎？這也是一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噢！」

她沒有回答，祇是將身體貼近他更緊了一點。

這也是一件使人不能信任的事情：性格絕然相反的這兩個人，從相識一直到超越了戀愛的目前這無言的情誼，悠悠的度過了六年，維繫這一種情誼的卻不是狂熱的青年男女的愛慾，而是一種淡漠的籠罩着一層絕望的憂鬱的疏遠。

雖然是那麼的接近着，可是一個流動的他，一個沉靜的她，事實上，即是在他沒有結婚以前，兩人也並不時常見面。結了婚，在他結了婚的整整四年的生活中，他們更一次也沒有見過。

從垂着曼長的辮髮一直到披着短髮的今天，從其中的一人結了婚又回到獨身生活的今天，在雷飛路這家幽靜的餐館裏對坐着的事，還是相識了六年以來的第一次。

望着她蒼白的少女顏，掩在沙黃色的燈光裏，顧君逸想到這一顆忍耐的溫靜的心，在他潮一樣的突然襲來的自

私的意念之下，她就幽幽的度過了四年被遺忘的生活，從來沒有怨恨過，他不覺從隱藏着的另一顆心裏起了愧對她的歉意。他問她：

「這幾年以來，你的生活好嗎？我雖然間接的知道一點，可是總不很詳細。」

「你為什麼要問呢？」她說，從眼睛裏就出了一朵冷靜的開在園角落裏的百合花的光輝，「一直到今天，我仍能夠坐在這裏和你見面，不是已足夠說明我過去生活的一切情形了嗎？」

「這幾年，你母親對你怎樣？我知道的，提起顧先生，她一定恨透了。」君逸說。

「這是當然的，恨你的恐怕還不祇母親一個人。知道我們的，誰都在說你不好哩。」

說到這最後的一句，她笑了。

僻靜的這家小餐館裏祇有他們兩個顧客，深秋黃昏的岑寂浸透了這小小的樓面，望着在燈光下緩緩上升的茶杯裏的熱氣，顧君逸嘆了一口氣，他說：

「我知道，假如在此刻我和你結了婚，人家就都要原

諒我，說我到底良心發現了。」

「或者要這樣的，」她說，「不過，你為什麼要提到這樣的話呢？」

「因為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是因為這樣的嗎？」吳靜嫻突然的問，蒼白的臉上現出了破一樣的嚴肅。「你到底說出來了！是因為可憐我，覺得愧對我，所以今天才突然想到來看我的嗎？是嗎，是因為這個嗎？」

君逸將眼睛低了下去。

「是的，也可以說是這個。」君逸說，「不過，與其說是可憐你，不如說是可憐我自己，可憐我們兩人的命運。我知道，即使在今天，我假如請求你和我結婚，你一定不會拒絕的。反之，即使在四年以前，那時你要求我和你結婚，我也不會拒絕的。不過，我知道這是不會有的事情。在我們之間，這是不該有的事情。我雖然有時很自私，但是這一點比幸福還珍貴的東西我是知道愛惜的。」

「你既然知道這樣，今天何必又跑來看我呢？反正我是注定了這樣的。四年是這樣，再隔十年我也是這樣。」

她那麼幽幽的說。

「我是知道的。」君逸說。「不過，靜，四年沒有見了喲。想到這四年之中，你所忍受的困難，我總覺得很愧對你的。你假如同我一樣的也和旁人結婚了，我或者會安心一點的。可是，你又始終是那樣的堅持着。」

靜嫻苦笑了起來。

「你又這樣的說。我先問你，你覺得結婚是幸福的嗎？」

「結婚雖然不一定就幸福。但是，至少可以不使旁人再說你痴心，再說我薄倖的。」

「所以，爲了減輕旁人對於你的非難，你此刻很希望我和旁人去結婚，是嗎？」

君逸點點頭。過了一刻，他又說：

「不過，你假如真的和旁人結了婚，我知道，到那時我的感情又是另一樣了。」

說完了，他也苦笑了起來。

靜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她說：

「既然知道這樣，你還是不要過問我這些事的好。祇

要你信任我，我反正總是這樣的。而你，即使你再去另結一次婚，我對你也仍是一樣的。彼此所爭的既不是這一點，又何必顧到旁人的非難呢？祇要大家不忘記好了，十年不見，二十年不見，不仍是一樣的嗎？」

說了，她隔了座位向君逸伸出手來，淒涼的一笑：

『逸，對嗎，你說對嗎？』

君逸點點頭，輕輕的握住了伸過來的手，再也忍不住眼淚的流下了。

在這家寂靜的餐館裏，一個溫靜的，樸素的，百合花那麼一樣婉弱的她，和一個都市的，奢侈的，但是在靈魂的深處，卻藏着中世紀那麼無底的深情的他，在被命運注定的無可奈何的安排之中，默默的享受了瞬息的絕望的幸福。

這天夜裏，在臨睡的時候，對了掛在牆上的一座聖處

女的銀像，她不覺這樣輕輕的祈禱了：

『神啊，保佑着我們，保佑着這世間一切不幸的人們罷。在動搖的時候，請給他們以堅定。在苦難的時候，請給他們以幫助。使他們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一切都是神的恩惠。』

開着的窗口，吹進了十月秋夜的寒風，森黑的天空上，正閃着一萬點的明滅的銀星。她走過去，望了天空，想到在這同樣的不可測的命運羅網之下，自己是要永沒有春天的，寂寞的度過一生了，可是同時在這星一樣森嚴的人海裏，自己是將永遠的被一個人記在心裏，而在自己的心裏也永遠的記念着一個人，她不覺默默的流下了眼淚，流下了淒涼的同時卻又是溫暖的眼淚。

夜是靜悄的，天是沉黑的，一切都深深的浸在這無言的憂鬱裏。

詩選

旅人

你攜着哀愁的篋笥以跋跡的

旅人啊，

你踟躕了嗎？

是厭倦了這修長的旅途呢，

抑是猶豫着你的去路？

且呷下這杯酒罷，

願你從此拂袖而去，

伴着西伯利亞的放逐客，

引吭高歌。

佚名

南非洲的駝鳥，

馴服得有如羊羣，

旅人啊，

還有什麼留戀呢！

偕彼馳騁於曠野裏的天風，

哭泣也是好的，

遲疑麼？

請告訴我你所眷戀的樂土吧！

旅人啊。